

罗克汀 著

现代西方哲学论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西方哲学论集

罗克汀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5

现代西方哲学论集

罗克汀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135,000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册

书号 2111·51 定价 2.50元

目 录

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代序言..... 1

论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思想实质.....10

实证主义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

——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27

现象学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

——再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41

批判理性主义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

——兼论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来龙去脉.....55

论所谓现象学“革命”的实质

——三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73

从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到存在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

研究之一.....90

从胡塞尔到萨特现象学本体论的演变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研

究之二..... 118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简论..... 137

论美国实用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 145

在科学观上康德对休谟的继承与更新

——纪念《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二百周年..... 160

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	171
论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观点.....	191
胡塞尔论人和科学.....	207
评现象学的人道主义.....	219
评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234
胡塞尔现象学的“欧洲危机论”剖析.....	250
后记.....	268

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代序言

从一九四一年底，我在党的刊物《群众》上发表：《数学的史的考察》（《群众》第七卷第二十二期）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近年来，我试图把四十余年来的点滴治学经验应用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工作。因此，我想从个人的治学经验的角度来谈谈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特别是谈谈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工作中，怎样处理好长期全面掌握资料与运用好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以这些观点作为《现代西方哲学论集》一书的指导思想和线索。因此，本文也可以看作是这个集子的序言。

—

四十多年来，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使我体会到研究工作是逐步展开、逐步深入的。科学研究成果，哪怕是一种比较小的也

是长期积累过程的产物，特别是对研究资料的积累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为了全面地深入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必须长期地艰苦劳动，这个工作在一个科研工作者的一生中，必须自始至终，坚持不懈。因此，这首先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一个哲学工作者首先必须认真改造思想，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不计较个人名利，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不然便往往会知难而退，或者半途而废。

我从四十年代开始研究自然辩证法，当时国外可供参考的材料并不多，国内就更加缺乏。而且，我又不是专攻自然科学出身的，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就不能坚持下来。但是，我当时坚信，自然辩证法是具有坚强生命力的一门哲理科学，是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因此，立下雄心壮志，知难而进，在自然辩证法这一块当时还是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动，要作一个开拓的园丁。我写出《数学的史的考察》一文时，才只有十九岁，但敢于拿到党的刊物《群众》上去发表，是因为我坚信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不但值得我们为之终生艰苦奋斗，而且党也是非常需要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正是因为我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具有坚强的信念，因此，我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史方面的研究，几十年来坚持不懈，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是来自作为一个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的开拓研究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如果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没有这种光荣感和责任感，就不可能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把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坚持下去。一九六〇年以后，我担任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以后，便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长期积累的资料应用于这

两门学科之中。近年来如果说我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批判的工作中取得一些研究成果的话，那末这是与几十年来我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和资料积累分不开的。

长期地、深入地积累资料，特别是积累第一手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从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工作来说，如果缺乏资料，特别是缺乏第一手资料的全面掌握和运用，当然也就谈不上取得什么真正的科研成果，并且容易流于“贴标签”、“片面性”、“简单化”和“粗暴化”。这就不是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但是如果只是满足于长期客观全面地搜集、积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考证，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来对资料加以分析研究，掌握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基本发展规律，使这种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即成为哲学这一哲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那末，我们就还没有完成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史研究的科学任务。当然，有的学者，由于其客观与主观条件关系，而专门从事资料的翻译、编撰与考证的工作也是必需的。但培养一批翻译家、考证家并不是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研究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培养出一批研究这两门学科的科学家；产生一批对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史具有创造性学术观点和高质量、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求的科学著作。这就要求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来研究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史，正确处理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长期全面掌握资料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总的方法论和指导线索，当然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除了作为总的研究科学的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具体方法论的运用问题。后者对我们正确地推进和发展某一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下面我们以现代西方哲学史中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与批判为例，说明怎样运用具体的方法论来指导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与批判工作的展开。

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这不但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现象学与其他流派（如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等）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于现象学在其发展中演变为存在主义，特别是现象学的本体论演变为存在主义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本体论），现象学的人道主义演变为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现象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胡塞尔（E·Husserl, 1859—1938）。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和批判工作，在掌握全面资料的基础上，要注意如下的几个具体方法论问题：

第一，要正确处理“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的关系问题。所谓“横向”方面的研究即对现象学作详细的、周密的、细致的体系方面的研究。胡塞尔从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出版《逻辑研究》两卷本一书开始初步建立了先验现象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如果现象学没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不可能有那么强的生命力，能够流传达八十多年之久，并且到现在仍然有影响。长期积累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对现象学作比较深入的体系分析，不但可以防止“贴标签”、“片面性”、“简单化”和“粗暴化”等等的干扰，而且也有助于揭露现象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矛盾，并从而弄清楚贯穿于现象学理论体系之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线索，从而指明现象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指出：只有作为现象学理论体系的“横向”的分析研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仅仅这样做，也还是孤立静止的分析研究，这也并没有真正全面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对现象学作“横向”的理论体系的分析研究的同时，又必须作“纵向”的历史的研究与分析，即从产生现象学的各种历史条件（包括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和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的历史条件）的相互联系来研究现象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而揭露出现象学这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现象的规律性。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发展中一个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历史环节，它的产生决不只是胡塞尔个人的创造，而是有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土壤和规律性。如果不能从历史发展规律性方面来弄清楚现象学的来龙去脉，那就必然要陷于孤立静止的研究，即变成就资料来研究资料，就胡塞尔来研究和分析胡塞尔，这显然不是真正全面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研究方法要求我们一方面对现象学的理论体系作出“横向”的分析研究，与此同时又从“纵向”方面阐明现象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规律性。因此，对现象学的研究批判工作必须把“横向”的研究分析方法与“纵向”的研究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辩证地处理好“横向”研究方法与“纵向”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第二，要正确处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应用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的分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一个流派，从阶级根源上看，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体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方法和指导线索。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欧洲，现象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同阶级基础有密切联系，体现和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实际，而且也同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有密切联系。如果不承认现象学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体现了和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实际，那当然不是真正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是如果仅仅从阶级斗争中直接引出具体的哲学观点，不考虑到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等等多种的历史条件因素，并且从多种因素的复杂错综的汇合中来把握现象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规律，从而揭露出现象学理论体系中各个基本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内在矛盾及贯穿于这些基本观点之间的唯心主义线索，那末，这也并不是真正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分析方法。因为那样的一种分析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法全面如实地揭露和掌握现象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并且容易导致“贴标签”、“片面性”、“简单化”和“粗暴化”的做法。后者当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分析方法。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现象学这一理论体系中根本的、本质的观点和各个基本观点、具体观点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一个影响比较广泛，流传比较长久的

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它当然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尽管在这个体系内部也包含着其本身不能克服的内部矛盾。不然的话，现象学就不可能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具有比较持久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流派作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是就现象学的研究批判工作来说，对它的“生命力”必须有充分的考虑，从而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决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既然现象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那末是不是说这个理论体系中一切基本观点、具体观点都具有同等重要性，在体系结构中都具有同等地位呢？不是的。胡塞尔现象学中有不少基本观点、具体观点，如哲学与科学，即作为严密科学的现象学与经验科学的根本对立和割裂、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根本对立和割裂、事实与本质、经验与形相之间的根本对立、个体直观与本质洞观的根本对立、意识作用与意识对象、现象学还原方法、意向性作用、欧洲科学危机论、欧洲人性危机论、人的意味及人道主义观点等等。所有这些基本观点、具体观点在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体系中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如果不能客观地、全面地掌握这些论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那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和批判就会容易流于片面性、简单化和粗暴化，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这样是不能够真正将它批倒的。要求客观地、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意义之一，也就在于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客观地、全面地掌握胡塞尔现象学的全部重要论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样的地步是不够的。从现象学的理论结构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基本观点、具体观点都具有同等重

要性，在结构之中都具有同等地位。相反地，现象学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意味着，在它的内部，既有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的根本观点、本质观点；又有从这一根本的本质观点引申出来的或与这一根本的本质观点密切相联系的各种基本观点、具体观点。只有在对现象学的根本观点、本质观点同其他各个基本观点、具体观点的相互联系中，揭露出它们的关联性和内在矛盾，从而指出这种内在矛盾在现象学这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内部的不可克服性；并且抓住现象学理论体系中哲学即作为严密科学的现象学与经验科学的对立这个根本的本质观点，进一步揭露出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的反动本质。如果不抓住现象学这一根本的本质观点就很难弄清楚它的理论结构，各个观点有如散沙，没有一个头绪，这样也就很难揭露清楚它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的实质。因为现象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线索归根结底隐藏在它的根本观点之中。最近几年来，我从阶级斗争条件的分析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分析紧密结合、互相交织这一观点来研究胡塞尔现象学，提出了胡塞尔现象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和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观点是哲学（本质科学）与科学（经验事实科学）的根本对立的看法。这种观点在国内外来说都是创新的。我之所以得出这个学术观点是同正确地处理好现象学这一理论体系中根本观点、本质观点和各个基本观点、具体观点之间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的。

第四，现象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反映了社会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的。但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一个流派、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必要环节，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又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规律的。

这种规律表现为现象学的出现既有继承性又有更新性。现象学的出现从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规律性上说是合乎规律的，它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胡塞尔现象学在哲学史上从右边继承了笛卡尔、休谟、康德和布伦坦诺（F. Brentano, 1838—1917）；同时胡塞尔现象学在其发展中一方面演变为存在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影响其他现代西方的许多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如果现象学的产生和确立没有继承性，即与现象学出现以前的哲学史没有任何内在联系，那末，现象学的出现就不符合西方哲学史的规律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任何新的学说，“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①但是应当指出，在现象学理论体系中继承性与更新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现象学没有不同于在它以前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特点，即没有任何更新，那末，现象学也就不可能成为不同于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唯心主义流派。这就是说，更新性正是作为具有特色的现代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现象学的标志。因此，现象学的哲学思想既有对以前哲学思想的继承的一面，同时又有对以前的哲学思想的更新的一面。只有正确地阐明了各种复杂错综的历史条件作用，才能正确地阐明现象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也只有真正掌握了这样的规律性，才能够对现象学作出实事求是的彻底分析批判。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56页。

论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思想实质

以德国的 E·胡塞尔（1859—1988）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的现象学运动和以法国 A·孔德（1798—1858）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的实证主义运动（经过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三个阶段），是现代西方哲学两大主要思潮。现象学运动不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为存在主义哲学，而且也同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因此，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现象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年，它的产生同当时的阶级斗争和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现象学的哲学思想也显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分析、研究现象学哲学思想的实质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十九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需要有较强生命力的唯心主义流派，以对抗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进展，从而巩固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当

时唯心主义阵营中的情况是：实证主义运动中以斯宾塞（英，1820—1908）为代表的老一代的实证主义哲学，由于脱离了当时正在取得革命性进展的物理学、数学和数理逻辑，只是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来研究唯心主义，从而背离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潮流，结果不得不走向衰落。代替老一代实证主义而起的马赫主义，虽然力图将唯心主义哲学与物理学的进展相结合，但由于忽视了当时正在取得迅速发展的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而削弱了它的生命力。逻辑学的进展影响到唯心主义的具体形式，从逻辑方面来研究唯心主义，不但是当时阶级斗争条件的要求，而且也特别是人类认识史的要求。英国的罗素（1872—1970）正是由于从逻辑方面对唯心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解释，而参与建立英国的新实在论，并且后来又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前驱。但是，胡塞尔在当时得“风气之先”，他比罗素更早一点便开始建立用逻辑论证唯心主义的现象学。从胡塞尔现象学强调逻辑这一方面来看，是符合于当时数理逻辑和数学发展的潮流的，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但从逻辑方面来讲哲学，却又表现出现象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因素。

十九世纪下半期，以物理学为先导学科的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进展，从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等各个基本哲学范畴论证了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基本原理。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唯心主义阵营在当时力图捍卫和巩固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胡塞尔现象学正是在这种历史形势下，提出了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即现象学与经验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根本对立的观点。力图把自然科学排斥在哲学范围之外，从而避开自然科学发展史对于唯心主义批评的锋芒，以捍卫和巩固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

胡塞尔在青年时期是攻读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的。他曾经作过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K·T·魏拉斯特拉斯的助手，因此，他是从数学、逻辑学入手，转而研究哲学和心理学的。他把哲学即所谓作为严密科学的现象学和逻辑学——这样一类学科称为本质学科、观念学科或理论学科；而把经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称为事实学科或实在学科。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这两类学科是根本不同的，即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本质学科以本质领域为研究范围，因此这一类学科没有任何经验的成分、事实的成分。经验科学以事实领域为研究范围，因此它们所处理的是经验事实的问题。例如，心理学，这是一门经验科学，它所处理的是属于一个时空世界之中的实在事态，同这种心理学的经验科学性质相反，“纯粹的或者先验的现象学，并不是作为事实科学建立起来的，而是作为本质科学（形相科学）建立起来的，即它的目标唯一地是建立‘本质认识’，而且是绝对地没有事实的认识。”^①这种没有事实的认识的本质领域是哲学、逻辑、真理的王国。在胡塞尔看来，这个王国之所以属于纯粹本质的领域，是因为通过所谓现象学还原，即把关于时空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及其观点、意见、信仰等悬搁起来，停止判断，这样就把经验性的现象加以纯净化，从经验事实的普遍性还原到本质的普遍性，从实在性的事实还原到先验的现象，于是便达到本质认识的王国。这就是说，“现象学必须是一种本质存在的理论，它并不同实在打交道，而是同先验地还原的现象打交道。”^②

①②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理念》第1卷第6页，

1976年德文版。